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抗战列车从这里驶出

林小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通电全国：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号召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紧急动员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7月29日至30日，日军攻占了北平、天津，接着调集30万兵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并扬言“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

此时，中共中央积极推动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并派人赴山西与阎锡山商谈抗日之事。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在刘少奇带领下，由北平移驻太原，领导山西抗日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纷纷来到山西，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的爱国青年更是成批涌向山西。就连一名南斯拉夫的留学生，也与北平和天津的学生一起来到山西，他说他的朋友和同志都是中国人，所以他自愿拿起武器保卫中国，并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时的山西，已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最大、动员民众抗日最广泛的特殊地区。素有伟大爱国主义情怀的山西铁路工人，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作好了奋起抗击的准备。

8月25日，根据洛川会议精神，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从陕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迎战日军。

据当时第一位运送八路军将士上前线的火车司机许中新生前回忆，9月8日夜，第115师先遣部队数千名将士在暴风骤雨中到达太原，准备前往平型关拦截日军。这些将士在太原补充枪支弹药之际，铁路工人接到了驾驶火车运送他们上前线的命令。太原机务段的火车司机们，将一台台蒸汽机关车装满煤、加满水，随时准备与将士们奔赴平型关。

9月12日早晨，满载抗日将士的列车就要出发了，此时，省城各界人士闻知消息，纷纷赶到火车站，将毛巾、肥皂、罐头等物品塞到将士们手中。人群中，从东北流亡到太原的青年学生也挤到列车旁，动情地唱起了《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

抗敌决死队的战士们也赶来为八路军将士们送行，他们大声唱着抗日歌曲，还有的战士眼含热泪跑到车厢前与八路军将士紧紧拥抱、握手、话别，车站上空到处弥漫着同仇敌忾的气氛。

这一幕幕，都激荡着铁路工人的内心，他们在悲壮的歌声中，鸣响长长的汽笛，然后启动列车，载着首批奔赴战场的八路军将士从太原站驶出，朝着平型关方向而去。

一路上，铁路工人驾驶火车机智勇敢地躲避敌人的飞机侦察，快速将第115师先遣部队运送到距离平型关较近的原平火车站。9月25日，第115师在平型关一带迎战日军，取得大捷，这也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不仅震惊了中外，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支援了平汉、正太等铁路上友军的作战。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无比振奋，正冒着日军飞机轰炸加紧运送后续八路军部队的山西铁路工人，更是信心倍增、奔走相告，因为这支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八路军部队，正是他们运送到战场的。《晋冀豫区的工人运动》中这样记载道：

在准备平型关战役的时候，同蒲铁路工人以他们青年的战斗热情，不顾牺牲，当车守（车长）王成明被炸流血牺牲的时候，许多青年工人争着走上他的岗位，在敌机轰炸与机枪扫射下，坚持完成运输任务，保证以后创造平型关著名战斗的八路军能迅速安全地进入战斗。

在运送完第115师的抗日将士后，铁路工人又冒着敌机的轰炸，将东渡黄河赶到太原的第120师、第129师的抗日将士们快速送往前线，很快，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的捷报也相继传来。

铁路大规模运送抗日将士的行动，遭到日军痛恨，为了阻止铁路运输，日军在攻击忻口和娘子关期间，曾一次动用几十架飞机猛烈轰炸太原站，太原站内9股铁道顷刻间被全部炸断，但铁路工人并没有因此吓倒，为了保证抗日部队运输，车站所有工人奋不顾身地冒着敌机的扫射和轰炸抢修铁路，保证一列列抗战列车及时从太原站开出，驶向战场。

傅山居太原小西街考

郝岳才

傅山一生经历明、清两个朝代，生活在朝代鼎革的转型期。明崇祯十七年（1644）太原沦陷后，他出家为道士，居无定所，除在太原的松庄、土堂、西村与崛山居住外，还先后游历于寿阳、平定、盂县、汾阳、祁县、平遥、介休乃至省外，足迹半天下。晋祠，是傅山一生中经常过往的地方，留下了诸多墨宝文痕，如大五寸行书“晋源之柏第一章”石刻、文昌宫西小洞右壁大五分楷书“阴翳文”石刻、茶烟洞中南壁大石上大如粟升的“云陶”石刻、吕祖阁“日上山红赤县灵金三剑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明珠”行草书神龛联，以及与晋祠及太原县人物交往的诗文，等等。如此多的文踪，是否说明，傅山曾居住在太原县及晋祠附近呢？

诸多文献史料佐证，傅山在太原县城确有一处别业，就在城内小西街，即现晋源区凤城西街附近。

第一，从《霜红龛集》中傅山有关程示周的诗文中得见，清顺治初年，傅山子侄傅眉与傅仁曾寓居太原县，受教于程示周。

傅山曾有《寄示周程先生》札：“令侄来，得近况，甚善。兼闻两郎能读书写字，是足怡示周于流离之后耳。晋祠乔木云湍，时一游览，可歌可泣。章句训诂之余，当勤杖履……凡辈过晋水，濡沾德教，此固先生遇子弟之常，然吾兄所处何等寥落，数数经故人往来乎！”也有五律《程示周读书寓中竹三十个》《晋源逢示周》与七绝《程生二首》《代姑送赠程生二首》。从这些诗文中得见，傅山与程示周为“道义友”。清顺治初年，傅山游历于汾州、平定间，子侄则受教于程示周，寓居太原县。

第二，从傅山《致魏一鳌十八札》第四札与第五札中得见，清顺治六年（1649），傅眉当往平定完婚，但因为太原县城戒严，傅眉、傅仁兄弟无法出城，于是傅山写信求助于布政司经历、好友魏一鳌。

切事奉课；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而适丁郊坐闭之，太原县城戒严不能出，谓翁台可代山谋而引手也。专劳黄玉兄躬叩请教。机非在我，倘妙有筹略，求与黄玉面议之。缕缕不尽，并在黄玉口致。山但有手额，不宣，连翁先生大护法。道弟山稽首。慎！

黄玉兄还，道勤恳，极感，极感。拟复造司请前命，太原县村力侵星至传，老亲亦获清之县令出东村矣。前命可已之。然不匱之雅，真铭之心髓矣。非复常言。稍宁，图晤未央，专遣力奉闻。黄兄属笔。道弟山稽首。慎！

傅山写此二札的时间，据清《太原县志》记载：“（清）顺治五年（1648）冬姜瓖反，云中大乱。六年（1649）三月，伪王建勋既败于忻州，复入西山。从静乐、交城间小路趋攻汾州之下。乃引兵而北至太原，营于晋祠，夜半来攻县城……贼败退保晋祠堡，我师围之五日……”可见当在清顺治六年（1649）三月后，此间傅眉、傅仁兄弟所居，在太原县城无疑。

第三，傅山《致魏一鳌十八札》第九札至十七札，均涉及宋四死亡事：

无端怪事奉闻：昨州友过村侨小集，孺子之婿朱四适来食喜。邻居有秋千，朱四见而戏之，下即死于架下。山所侨实为尔桢杨长兄之庄。庄乡约与桢兄不善，恐从兹生葛藤。若事到台下总捕衙门，求即为多人主张一批之。事虽无他，而乡约既欲修却，朱四之兄则无赖凶顽之人也。万一有言，凡道府县衙门统渎下鼎容力持之……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在清顺治九年（1652）前后，具体地点在杨尔桢村宅，即太原县城晋祠周边。乾隆《太原府志》卷四十三《寓贤》记载：“杨尔桢，黄州人。侨居晋祠，两弟被贼执，尔桢请代弟缚，贼义而释之。”杨尔桢乃傅山同道好友，二人曾游走太原府城拜访名士，傅山也曾为杨



父作《明观察杨公齋田先生传》。在“朱衣道人案”傅山下狱间，杨尔桢曾不止一次前往探视。

信札中所涉及的孺子与朱四，孺子为傅山内侄张仲（字孺子），朱四为张仲之婿。从傅山通过魏一鳌处置这一意外死人事件的时间地点上分析，傅山也参加了杨尔桢村宅小集，其时当居于晋祠周边或即太原县城。

第四，届大均太原访傅山间，有诗《过太原傅丈青渚宅赋赠》：“唐氏遗民在，忧思正未央。故人期饮食，良士戒衣裳。芩采今无地，桐封旧有乡。叔虞祠下柏，与尔共风霜。下马晋王宫，山河感慨中。无成空老大，不死即英雄。”从届大均诗中分析，其所过之宅当在晋祠周边或即太原县城。

此外，傅山与郑伯阳交往频繁，收段叔玉为徒，郑伯阳为赤桥村人，段叔玉家居太原县东街，或许也可以作为傅山在太原县城有别业的一种旁证。

清《太原县志》的相关记述也印证了上述推断：“傅山，字青主，其先忻州人，寓阳曲久，因隶籍焉。诸子百家靡不淹贯，诗歌古文词及字学尤所长。甲申后弃诸生，自称石道人，尝寓太原今城内小西街。尚有别业，人称为傅家大门云。”

如此，也便容易理解傅山在晋祠的行踪，乃至留下的诸多墨宝、诗文与佳话。

170多年前的“晋行记”

张玉虎

170多年以前，曾有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沿着古老驿道，在三晋大地演绎了一次实实在在的“晋行记”。这位大学者，就是清末的乌齐格里·倭仁。

清咸丰帝即位之初，倭仁被外放为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帮办大臣。倭仁接旨后，于正月二十携家眷从北京出发，一直到当年的七月初三，才抵达叶尔羌城。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倭仁仍坚持写日记，详细记录路程中的见闻和感想。这些日记后来被收入《倭文端公遗书》之中，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地理、交通、官制和各地风情民俗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倭仁在日记中记载，二月初一他经井陉口，从平定槐树铺进入山西境内；二月十九，在永济黄河口可合驿打尖后，渡过黄河进入陕西。19天里，他途经山西17县、35个驿站，行程1430华里。那么，在日记中，170多年前的山西，是什么样子的呢？

二月初一，槐树铺尖（五十里），入山西界。过西、北两天门，柏井驿宿（三十里）……初二日，平定州宿（五十里）。平定，汉上艾地。石门口峭石壁立，松柏幽秀，数日经过中最佳之境。性爱山居，遥望白云深处，树影炊烟，人家如画，神移久之。

倭仁一到山西，就被平定州“树影炊烟、人家如画”的美景所陶醉，“性爱山居”的他，竟“神移久之”。如果不是公务在身，想来他是会逗留几日的。

初四日，过芹泉驿。山路升高，望远双凤朝阳、羊头积雪，惠在目前。寿阳宿（五十里），春秋马首邑，韩昌黎使王庭湊，次寿阳驿，咏云：“风光欲动别长安，及到边城特地寒，不见花园兼巷柳，马头唯有月团圆。”

唐朝韩昌黎奉旨东行，在此咏诗；清朝倭仁奉旨西去，在此与昌黎邂逅，大发怀古幽情。

初七日，祁县尖（六十里）……平遥宿（五十里）。刘菊士大令，两淮都转星房同年之叔也，廿载故交，欢然话旧，供应丰腆，兼有馈赆，令我不安之至。平遥隶以千计，轮日值差，县署日用，咸取给于隶……频年丰稔，犹有哀鸿，邑地狭丁繁、失养者众歟！

平遥县令刘菊士，对倭仁“供应丰腆、兼有馈赆”，倭仁虽不安之至，但因与县令是故交，不好拒绝。倭仁收是收了，但内心仍惦记着黎民百姓。

初八日，张兰尖（三十五里），介休宿（四十五

里）。介休，晋弥牟邑，随会食采于此……绵山在县南四十里，以介子推隐此，又名介山。介邑自汉以后，代产名贤。林宗德望，潞国勤名，尤足增光邑乘。

文中提到的绵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景点。

初九日，两渡尖（五十里）。过汾水，遥望绵山，冈峦起伏，绵亘数百里。其中必有佳境，惜无暇跋登临，步介子之田寻其隐处耳。车行岩上，沿汾水而南。峩束川流，路随峰转。俯瞰平沙，浅渚点点。一行白鹭，在烟云变灭间。远树斜阳，渔舟晚渡，绝妙一幅画图。灵石宿（三十里）。灵石本介休地，隋文帝幸太原，傍汾河开道，筑巨石，有文曰“大道永吉”，以为瑞，遂置县焉。石在北门河神庙，高六七尺，非铁非石，扣之有声。石剥蚀不可辨，云能避水，一名瑞石。

倭仁不愧为文章大家，匆匆行程间，有兴致欣赏美景，也有激情编织美文。

初十日，过韩侯岭。岭极高峻，上有淮阴侯墓，墓前有祠。因思功名之际，诚不易居。然君子见几，不俟终日。侯诚如少伯泛湖、留侯避谷，进退岂不绰绰哉？太史公所云“学道谦谨，不伐不矜”，自是探本之论。仁义镇尖（四十里），唐高祖破刘武周，屯兵于此。霍州宿（六十里），霍即《禹贡》岳阳。

十一日，仍沿汾水行。赵城尖（五十里）。周穆王封造父之地。过老子桥，匾曰“豫让遗迹”。让与程婴、杵臼同为晋人，皆能忠于所事，诚足愧天下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洪洞宿（三十里）。城北为明兵部尚书韩忠定公故里。公名文，字贯道，历事三朝，以忠爱为主，直声壮节，丕振中外。刘昫尝曰：“国家养士百四十年，只养得个韩忠定耳。”其为当时所重如此。城南有皋陶祠。

倭仁这两天的所记，对山西人评价极高。

十二日，天井镇尖（三十五里），平阳宿（三十五里）。唐帝都，气温土沃，号繁庶。河东盐课所萃，民用因之，富饶迄今。拜帝尧之神祠，茅茨犹在；访苍颉之旧迹，鸟篆可识。西望姑射，如见涿鹿之姿；北溯汾流，不忘神禹之绩。读《蟠桃》于山根，犹深思远。

犹有陶唐氏之遗风焉。汉卫、霍、张、耿、尹翁归皆平阳人。十三日，起曲镇尖（二十五里），史村驿宿（三十五里）。过襄父洗耳处。

一段短赋，将平阳大地的历史之久、文脉之深，描述得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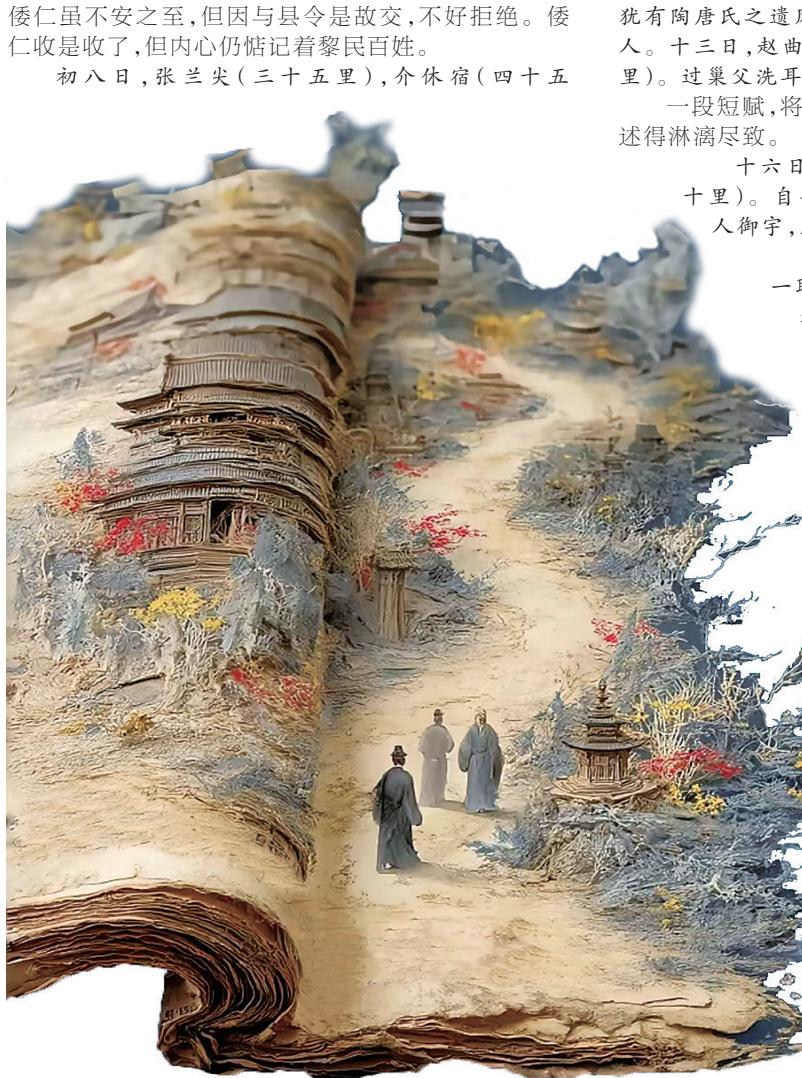
十六日，涑水头尖（四十里），北相驿宿（五十里）。自畿辅入山右，来盈野，鱼梦占丰。圣人御宇，风雨和甘，有此太平景象。

十七日，牛杜尖（三十里）。车中得一联云：“不寒不暖二三月，宜画宜诗远近山。”樊城驿宿（四十里），公廨一亭颇轩爽，四围野色，一带山光，堪资远眺。

虽路途辛苦，仍不忘吟诗撰联，有此雅兴者，真性情中人也。

十八日，东镇尖（三十二里），寺坡底宿（三十八里），在蒲州城东五里。蒲，虞帝都，中条、首阳、历山皆在境内，有明杨襄毅公故里碑。自思任重致远，惟恃此身，安肆日偷，何以干事？不才奉天子命，出守西羌，薄德寡能，弗克负荷，计划可以驰驱万里者，惟有谨身窒欲，使精神日益强固，智虑日益浚发，以期仰报君亲。此事矢之于心，不可忘也；笔之于册，不可欺也。特记，樊城宿。十九日，可合尖（五十里）。入陕西界……

倭仁的“晋行记”到这里就结束了。170多年前，历时19天的“晋行记”，不仅使今天的山西人从一个角度回看那个时代的三晋风物和山川大地，也让我们从中领略了倭仁的大家风范和不凡才情。



春入并州路，群芳夹故关。
前驱驱弩过，别境荷戈还。
古戍余荒堞，新耕入乱山。
时平民自适，白首乐农闲。

——韩琦《过故关》

宋皇祐五年（1053），韩琦被朝廷任命为并州武康军节度使。韩琦自小性格直爽大气，豪迈不羁，聪颖过人，诗文俱佳，弱冠之年便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从此走上仕宦之路。

从汴梁出发，韩琦一路向东，心情颇为舒畅。正值春暖花开，莺歌燕舞，当他进入并州地界，目极所望，但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是欣然下笔，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过故关》。

“春入并州路，群芳夹故关。”这样直白的切入，注定了这首诗大开大合的气象。并州作为中国北方重镇，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关键地区，同时也肩负着保卫首都汴梁安危的职责。韩琦之前，“并州者也不乏其人”，但韩琦却是提出将并州由州治升为府治的第一人。也就是说，韩琦作为宋仁宗最信服和最得力的助手，上任并州武康军节度使时，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而这一句，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格局和胸襟。微风拂荡、草木勃发的并州大地，到处都蓬蓬勃勃。边塞关隘两旁野花摇曳，红红紫紫，在风中摇荡，仿佛一张张笑脸，迎接着远道而来的韩琦。

“前驱驱弩过，别境荷戈还。”新鲜的北地气息袭来，韩琦忍不住深吸一口，感觉五脏六腑通畅无比。前面带队的马车，也像突然得到了鼓励，竟反客为主，催促着手持弩箭的士兵，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穿过眼前的土地。中年的韩琦，有足够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从名动京华的“片纸落去四宰执”，到与西夏交战屡立战功，再到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势，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切中时弊，开启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当他看到不远处手持武器的士兵，思绪瞬间被拉回到刀戈相见的战场。

“古戍余荒堞，新耕入乱山。”古老的